



一之卷

芝由

三十二

提乐

十二

二之卷

嘉

三十二

刑政

一則

六典

法外

實

為刑訓

三

又

賈

八

辨名補義

序目

自一至二

服部文庫
117
321
1

117
321
1

笑渠館藏書

辨名補義序

吾祖權佐氏初仕越前侯其朋友爭論遂鬪殺之故
去越前而來豐前元和四年夏六月
先君松向公召而見之祿而爵之以為衛騎也寬永中
嶋原之役先登死之爾來二百餘年綿々奉上士之
爵食二百石之祿而從事武也余十有五而續家緒
馳馬彎弓試劍探槍唯武是懋至于二十有四始志
于學始取徂來先生著述讀之而不得明其義勝々
猶親日於雲霞初中矣於是予取答問書讀之其書曰
孔子之時稱書其籍者唯詩書已故論孟戴記諸書所

引唯斯已矣故學詩書則古之教灑也又曰我道元
祖者堯舜也堯舜王天下者也自時厥後世稱聖人
者禹湯文武周公也此之五人皆治天下國家之人
也孔子傳之者也是故聖人之道者專治天下國家
之道而禮樂刑政皆莫非道也又曰苟爲士大夫者
輔佐其君以治天下國家者也故不知聖人治天下
之道則難免尸祿之譏矣又曰我所以教諸生則不
由末師直師聖人之書以明其義爲之專途也余以
此四曰爲至訓也因憶仲尼之時豈有論孟學庸書
乎洙泗之敷教四術斯已矣余亦奉其教唯六經是

攻數年之久復取徂來先生書讀之則其義之明猶
開雲霧覩暎日矣夫然後取後世之書讀之其義是
非猶晝夜白黑然勉勵之久雖七十子之言知其是
非猶規矩之於方圓權衡之於輕重繩墨之於曲直
也何則以四術正之也乃刪其非而取其是以著六
經論語家語大小戴記別錄四十六卷也斯則先生
之惠也伏詳先生著述莫善乎辨名也夫古道德理
義之名雖雜出六經傳記無明邕之訓學者所以迷
也至于宋有性理字義諸書然不取諸六經而取諸
胸臆所以悖古訓也夫性理心灑者山林遁世者所

修獨淑其身之瀆而非聖人相上帝光宅天下以立
民極寵綏四方之道也是故道之與德義之與理之
名混而不明也斯則不知封建之政郡縣弊風所致
也我

日本有仁齋先生者希世豪傑古今卓識矣然不信二
帝三王獨信孔孟不信六經獨信語孟終有語孟字
義著而詳論千古絀繆以正其名而後名將明也然
不取諸六經而取諸語孟故不知聖人相上帝寵綏
天下之道又不知皇極遵王之義其敢辨者唯在論
宋儒之非而已矣故未免獨淑之緒於是乎道德典

明

義理之名遂不明也至於徂來先生始知聖人者古
帝王也故謂聖人之道者古帝王治天下之道也仲
尼所傳亦唯斯已矣遂以義為先王之義以詩書為
義之府以求名於六經以著二辨矣於是乎道德典
義理之名始明矣是故先生著述雖多矣有大功於
聖人之道者莫如一辨也故先生亦以斯二書為與
義典義震庵國字牘曰足下讀歎譯答斯非吾本意
不佞以為天地開闢來之大功者唯辨道辨名已矣
足下不稱之而稱譯答不佞大失望也是先生亦以
此為大功者可見也雖則云然辨道者先生年五十

有二初脫舊習之時之著述也觀著辨道之年可知也先生以享保十三年正月十九日沒則言及六經者僅十年已故有明徵未能盡六經者也高壽不佞奉先生之教恒誦六經其義及辨名者旁註之後為門人所繕寫無慮十卷也其本志匪補先生之闕唯附我所見以備後日遺忘已矣雖然以今觀之非無小補也故命曰辨名補義

寬政七年甲寅冬肥後上士高橋司市

齋藤高壽撰

辨名補義凡例

凡例

- 一斯本數十年前就原本旁記之今年為門人寺田梅昌所繕寫故不別本文與補文唯以區域別補文已
- 一原本不別部而為上下二卷故諸生不知其取由今分道德雜三部別為十卷為俾諸生易讀也
- 一斯書以道為第一也是乃徂來先生之意也原本亦如之先生以為道也者先王聖人所制作也聖人之道立而德之名興焉故以道為第一德次之雜次之
- 一原本連言數十義諸生不能分析其義而迷歧路也

今別以為教章下上其義以便諸生

一原本有弗與詩書及仲尼之訓協者謹易之斯高壽所以報先生之恩也先生之言有與古訓協者則雖一言隻辭存之斯欲不取諸胸臆也余惡後儒以意增損先生之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輒異辭乃曰斯吾臯見以誣先生者也

一先生徵解及書牘中關大義者加入斯書使諸生知先王之義也

一先生之所以有辨名之作者本仁齋先生語孟字義也學者先讀語孟字義然後讀斯書則思過半

一斯書明道之與德義之與理四者之別而後大義舉矣不明斯四者斯書不可得而讀也知斯大義而後讀斯書則其勢如破竹哉

一先生之言曰今禮樂雖亡六經具在苟能知先王之道為安民之道知道無內外而一意從事六經習之久與之化則德立而民可得而安矣又曰紘言古者非必欲其泥古乃欲其知今也道古而後知今而後可以治今也學者準據斯二語以讀斯書則庶乎有得日乎

一三代聖人之道者封建也秦漢以後郡縣也此其所

以異也我

日本之制封建也故治教政令諳與六經左國合焉其
典史漢所載迥異焉是故不可以史漢觀我

日本治教政令也學者當讀六經左國以推我政教
則斯書之旨粲然明白也

寬政甲寅冬

齋藤高壽識

辨名補義篇目

卷之一

序一首

道部之一

道術二十二則

禮樂十二則

卷之二

道部之二

義二十則

刑政一則

六典鴻則憲章常刑訓三則

文質八則

卷之三

道部之三

極三則

節度一則

中中庸中和十九則

物七則

學十二則

卷之四

德部之一

德二十一則

聖賢三十四則

君子小人二則

卷之五

德部之二

仁二十則

智六則

五典五常四則

孝悌二則

卷之六

德部之三

忠信恕十二則

誠五則

恭敬莊慎獨九則

謙讓遜不伐矜三則

勇武剛柔立強毅八則

寬猛簡二則

清廉不欲三則

儉一則

卷之七

雜部之一

陰陽五行二則

元亨利貞五則

天命帝鬼神二十四則

卷之八

雜部之二

理氣人欲八則

善良衷十則

卷之九

雜部之三

公私正直五則

本末體用四則

經權八則

王霸二則

百乘千乘萬乘六則

卷之十

雜部之四

性情才士二則

心志意九則

思謀慮一則

辨名補義篇目終

辨名補義卷第一

篇目

序一首

道部之一

道術二十一則

禮樂十二則

辨名補義第一

日本

武藏 物部茂卿 著

肥後 齋藤高壽 補

序

自生民以來有物必有名也名故有常人名焉者夫物有
 形焉者則可以言論故雖常人名焉至於物之七形焉
 者則常人之所不能睹者故不得名之有聖人者立焉
 而命之名有原本作而然後雖常人也原本作見可學而識之謂之名教也故
 名者制義者也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
 成而民聽之故名者實之賓也教之所存也名以出信

有原本作而
原本作見

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正民此則政之大節也故君子慎焉仲尼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荀子亦有正名之篇蓋一物純繆民有不得其所者焉豈可不慎乎孔子既歿百家坐涌各以其所見以名之物始舛矣獨七十子之徒慎守其師說以傳之迨乎漢代人異經經異家其言雖人人殊要皆七十子之徒所傳也雖有舛焉者乎此之所失彼或存焉者亦有之參彼此以求之庶乎名與物不舛也邪以其傳舊故也至馬融鄭玄旁通諸家有所訾定斯有所擯存之於是顯門之學廢而名與物舛焉者不復可得而識矣所不傳者多故也豈不惜乎自時厥後世載言以移辭因世以變唐有韓愈而又古今殊焉宋有程朱而學古今殊焉之教君子者皆直豪杰之資雄眎一世慷慨自奮輒以聖人之道爲己任焉然其秉心之銳能遑論其世哉廼意自取諸理而謂聖人之道在是矣殊不知夫聖人之道全在禮矣禮之所尊尊其義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詩書義之府也不學詩書奚得知其義乎且夫今言非古言今文非古文吾居於其中而以是求諸古廼能得其名者幾希且理者莫不適者也故吾以我意而目取之是安能得聖人所爲物者哉名與物

失焉而能得於聖人之道者未之有也故程朱所為名
亦所自見耳非七十子之徒所傳孔子之道也則亦非
古先聖王之道也故欲求聖人之道者必求諸六經以
識其物求諸秦漢以前書以識其名而名典物不舛而後
聖人之道可得而言焉已故作辨名

辨名補義卷第一



日本

武藏 物部茂卿 著
肥後 齋藤高壽 補

道部之一

道術二十一則

道者統名也本統先王之經緯天地者名之故謂之統
名也以有所由言之辟諸人由道路以行故謂之道
也蓋山野之地泥濘阻焉荆棘塞焉於是取道不同
或左或右或縱或衡十人十道百人百路其迷職是

之由有人于此開而平之茹而除之溝而畛之洫而塗之澮而道之川而路之於是乎天下後世之人由此以行而已亦由此以行也夫天生民有欲惡而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貪苦人之大惡存焉其謂之恒性也此則人之大端而七情動乎中好惡形乎外而其心不同其猶面然故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之十人十義百人百義人人殊塗百慮誰其同之所以無主乃亂也此人心之所以危殆者人君以道心之微少之故也夫天生烝民故矜之若有疾於是乎降衷于下民而生聰明作之君作之師從民所欲道其心也陶唐氏夏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故唯天為大克相上帝以寵綏四方於是乎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稽古以建邦設都辨方正位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為民極以若民有恒性克綏厥道也乃以禮別吉凶明好惡以道民心以樂和民聲以政行之以刑防之以治七情而平好惡使賢知俯而就之使愚不肖者企而及之以同民心以及人道之正而俾天下後世之人由此以行而人心乃安已亦由此以行而其心亦乃安故謂之道也自禮樂刑政以至六典灋則文物節義等合以名之故曰統名

也

夫道也者自上古聖人伏羲神農黃帝小昊顓頊之時
既已有所由焉至乎堯舜桀諸古以制作禮樂而王
道肇是矣荀子所謂禮者人道之極者是也其功侔
神明萬世賴之故謂之堯舜之道夏書曰六府三事
允治萬世永賴記曰後世雖有作者虛帝弗可及也
已矣此之謂也故殷周聖王乃祖述之商書曰予弗
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周書曰唐虞
稽古建官惟百又曰仰前代時若訓迪其官斯殷周
聖賢各祖述唐虞可見也雖則云然仲尼曰周監於

作歷殷周
而後益備

二代郁々乎文哉吾從周是自古歷殷周而後道
益備焉是更數千歲數十聖人盡其心力智巧以成
之豈一聖人一世之力所能為哉故孔子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好古好學敏以求之為是故也

古聖帝明王相上帝以經緯天地羅綏天下之迪禮樂
盡矣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勤士
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惣土
而議則天子所以恭已而止矣此皆言而可履行而
可樂之道也夫言而可履禮也行而可樂々也聖人
以斯二者舉而錯之天下以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

以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此之謂禮樂大分也
故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商書曰明王
奉若天道建邦設土樹后王君公弔以大夫師長周
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
民極孔子曰御天下者正六官此聖人所以御天地
與人事之法則也此之謂也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
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此萬民所以憂患也故聖
人命冢宰飭之夫然後萬民守厥道以綏厥生仲尼
曰冢宰之官以成道此之謂也

二帝三王既作禮樂以立一代之極然其道之不
達于下故作三物教之萬民所由者唯斯已矣故謂
之道藝鄉師鄉大夫州長黨正之職可見也嗚呼周
道衰微禮樂陵遲而后三物之教荒矣是故樂正氏
所教者唯四術而已記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
王詩書禮樂造士此之謂也至于仲尼之時文武之
道將墜于地先王典籍錯亂無紀孔子雖聖矣天不
降大寶故不能為東周唯論百家遺記者正其義祖
述堯舜憲章文武以修六經垂訓後嗣以為法式已
矣故後世稱先王仲尼之道者唯六經而已矣
聖人循天地自然之道以制作禮樂而後人道備矣夫

聖人也者開國太祖古之帝王也故謂聖人之道者
古帝王治天下之道也孔子所傳斯已矣故其所教
者四術斯已書者二帝三王政事之紀也詩與樂者
情性之所有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郡法之
綱紀也故學者學之可以至君子也秦焚六經變封
建以易郡縣廢禮樂以爲法律而聖人之道荒矣自
時厥後儒者生乎其地長乎其治故不能知封建禮樂
之化又人多不得科舉則以獨善其身爲至又人多不
學詩書三禮唯四書是學故古訓不明認理爲義
由是儒者之言蔓衍自恣無所不至焉遂不知義又
天地自然之道乎故子貢所不得聞也唯七十子所
與聞者聖人所莫大猷斯已矣荀子曰道者非天之
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所道也豈不然
乎嗚呼子載邈矣六經闕焉其時與事安能可一一
知乎故世之治經者字爲之詁句爲之解皆務求颺
諸口舌使人聽信者已匪欲施諸政事平治國家者
也穿鑿附會宜哉故君子之學六經所以求知道也
道之大端二曰禮曰義禮聖人所制也義亦聖人所
立也禮之所尊其義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
所以治天下也故學經者求知義焉苟得知義則治

天下國家其猶示諸掌乎故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
義起也詩書義之府也詩書成列義生乎其中矣故
三代君子所學唯斯已矣左傳國語及諸子傳記所以
明徵職是之由

先王者聖人也故或謂之先王之道或謂之聖人之道
凡為君子者務由焉故亦謂之君子之道亦謂之儒
者之道其實一也然先王代殊焉故曰先王之道者
夏以夏商以商周以周皆在其代之辭也稱孔子以
別它人焉稱儒者以別百家焉有對斯小故君子有
時乎言之非恒言也

不知道遂以理為聖人之道以道為天地自然之道
於是乎聖人之道乃亂矣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于
地在人且孔子曰吾為東周仲尼豈外文武以稱吾
道乎仲尼所謂道者二帝三王盡聰明之德奉天之
道則地之義以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以籠
綏萬邦之道也豈天地自然之道乎假令道者天地
自然有之不由先王仲尼之教學之何得直知之乎
如不由聖人之道而知之其於治國修身之道又何
益故子貢之所不得聞吾何求知之乎是故君子所
謂道者古帝王寵綏四方之道仲尼所傳是也商書

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人周書
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斯則謂聖人之制
禮也所以禦民嗜欲而明好惡以順天之道而安之
也故周書又曰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孔子曰大哉堯
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又曰禮先王
所以秉天之道以治人之情者也又曰聖人窮萬事
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性情詩曰
秩秩大猷聖人莫之斯道者聖人奉上帝以敷大道
而治民之性情以安之之道也是故君子學之則知
所以順天地自然之道也如不學聖人之道何得由
有曰夏之道曰殷之道曰周之道者道者堯舜所立萬
世因之然又有隨時變易者故一代聖人有所更定
立以為道而一代君臣由之以行焉是非必前代之
道有所未足而更改之也蓋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
應乎天因改正朔猶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
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
其事如天道之變然故曰夏之道曰殷之道曰周之
道也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呂
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變革者
則有矣親之也尊之也長之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

得與民變革者也乃一代聖人有所前知數百歲之後而以此維持世運使不遽趨衰者存焉自非聖人之智未能與知其所以更改之意者也凡諸雜見傳記者如某善某未善及夏忠殷質周文之類皆孔子論禮樂之緒言亦以其時言之其時正值制作之秋故也非孔子優劣其道焉如告顏淵四代禮樂示學者以爲萬世不易之制者非矣

宋儒誤讀中庸孟子書乃謂人性善故道率人性自然有之殊不知也子思困乎宋作中庸其爲篇也孔叢子以爲四十九篇家語以爲四十七篇也漢志有中庸說二篇子思二十三篇也今之所傳唯一篇已孔衍以爲戴聖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而乃取家語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記是則子思二十三篇亦在禮記中可見已後人取其一以爲子思全意在此豈不過哉蓋當其時有以可離者爲道者於是子思作中庸之書四十餘篇以述聖祖之業以不可離之道授弟子孟軻之徒數百人而謂聖人率人性之自然以立道也斯則祖述書若者恒性綏厥猷之義已豈謂人率已性則自然有道乎斯則本於莊子以仁義爲性之言莊子以仁義爲性故但

復性爲學孟子本之孟子謂仁義之根於性其善亦
大槩言之豈謂人人不殊聖人乎遂以道屬諸人人
而不屬諸聖人其究必至於以禮樂刑政爲粗迹焉
殊不知道無精粗無本末一以貫之也其解曰道者
事物當行之理是不通之言也何則道有亂道有小
道有惡道則豈足以盡一切乎故是言也以贊聖人
之道則猶之可矣然亦僅足以勸人行道之言耳由
道則坦然不由道則冒荆棘蹈險巇盜由焉乎是何
足以盡道哉夫取當行之理於先王則道非先王之
道乎若取當行之理其曠而謂是聖人之道也則非
妄之甚者乎果其言之是乎孔子奚學以彼聖人之
智何所不知亦不思之甚也大氏先王之道若迂若
遠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故常人所不能知之易
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又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以道之難知也故先王立
辭與事以使守之詩書言也禮樂事也是故以顏子
之智猶且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而後見其知有所立
卓爾若使道瞭然於一言則先王孔子已言之萬萬
無此理豈不妄之甚乎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此謂以絳兆民之義貫先王之

道也。聖人治天下之道，雖博大矣，要歸安民。故謂仲尼所學之道，以安民一義貫之已。何則？若天降大寶于仲尼，仲尼何為乎？必為東周以安天下已。此所謂仁也。故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此之謂也。夫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先王安天下之道，以情察之，萬物貫之，若有疾若保赤子，夫然後其民康。人在昔虞帝之在下也，父頑母嚚，弟傲，康舜攝帝位，則制五典之教，以敷天下。於是乎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之道立焉。斯時未有媒氏之官，故舜逮三十，猶鰥。故舜已攝帝位，設媒氏之官，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以教昏禮於天下。於是乎四海無鰥寡之民，其餘制作禮樂，咸以忠恕為之。故曾子以忠恕言之為是，故也。斯忠恕為仁之方，可見也。

仁齋先生據易大傳一陰一陽而所以往來為解，殊不知所謂一陰一陽者，本語聖人之所以作易也。說卦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此聖人作易也。立陰陽為天之道，以作易所謂大極是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非語聖人治天下之道也。唯聖人之作易也，立斯二者以為標準，以此觀于天地萬物之自然，則

庶或足以窺之也故曰立天之道立之義可見已豈
非聖人所立乎朱子曰所以陰陽者是道仁齋先生
曰以一陰一陽往來不已者是道貝原先生非介之
曰加所以二字者所謂畫蛇而添足者已豈不然乎
哉往來不已者亦同是其誤大者也大傳又曰一闔
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其以變通為言豈非
易道邪何為語先王御四海之道乎性與天道子貢
氏所不得聞也然後儒恣言之何恃孔門之甚且其
言也意論說其精微者也夫以意論說其精微者
又取諸其臆者也其人譏宋儒而蹈其轍欲以聖人
之所不能言者使瞭然於一言均之亦宋儒之遺耳
曰天之道地之道者謂因人之作善不善而為之聰明
以降百祥百殃者無天與天道識別也如復書曰滿
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易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
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是也
又有天日月星辰繫焉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等皆有
尊卑之象而東西相從而不已風雷雲雨行焉寒暑
晝夜憧々往來不已不閔而能久深玄也不可測杳
冥也不可度萬物皆始無為而物成已成而明之吉
凶禍福有不知其然而然者靜而觀之亦似有所

由焉者故謂之天道也聖人奉若之以爲人道乃建
邦設都樹后王君公秉以大夫師長以禦民之嗜欲
而明好惡以治人之情也易所謂天垂象聖人則之
此文謂也又地則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旁
礴不可窮深厚不可盡萬物資生不爲之焉死皆歸
藏不爲增焉親而可知而有不可知焉者徐而察之
亦有其所由焉者故謂之地道是聖人合是天地之
和百物之產以制禮樂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
物者也故曰天之道地之道者讚聖人之道之言也

曰物者也故曰天之道地之道者讚聖人之道之言也

孔安國解論語曰道謂禮樂也豈後世所能及哉又解
孝經曰道者扶持萬物使各終其性命者也施於人
則變化其行而之正理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而行自
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與人自信應物自治一人用
之不聞有餘天下行之不聞不足小取焉小得福大
取焉大得福天下行之而天下服其言雖淺乎亦猶
爲不失古意蓋先王之立是道也其心在安天下後
世焉故書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是之謂也故先王
之德仁莫大焉孔門之教以依於仁爲務故先王因
人皆有相愛相養相輔相成之心運用營爲之才立
是道而俾天下後世由以行之各終其性命是其意

豈欲人皆為聖人乎又豈求人人皆知之乎又豈以難知難行者強之人人乎要歸安民焉耳矣學者其思諸

有曰小人道長曰戎狄之道曰小道曰惡道者皆以其所由成俗自似有一道故言之

有曰善人之道曰無改於父之道者亦言有其所由耳不必先王之道凡其意以此為道而由之者也

有曰是道也何足以藏者詩書禮樂皆先王之道也故雖一言半句亦稱為道耳莊子曰世之所貴者道書也可見已

曰一變至於道謂先王之道行之世也曰可與適道謂身合於先王之道也

曰至道曰大道曰要道尊先王之道之辭也要道則謂禮樂也鄭玄註孝經以禮樂解之是也移風易俗安上治民之義可見也

曰志於道曰朝聞道曰天下有道曰國有道曰國無道曰無道之君曰就有道而正焉凡單言道者皆以先王之道言之無道者先王之道全亡也有道者讚先王之道之辭也如有道曾孫是也如國有道者不必全有也如有道之士以身有道藝言之先王之道在外

六藝亦先王之道也故周官以道藝並稱大小之分耳雖其人有德然不知先王之道不得稱有道之士後世道德之名混矣學者其審諸

曰大學之道曰父之道曰母之道曰妻之道曰臣之道曰子之道曰神道皆先王之道以其別言之

曰達道者謂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聖人建斯五者以爲人道之綱也斯則無貴賤無知愚無賢不肖天下皆所通由者也故謂之達道也達字之美與孟子三達尊之達同焉皆以通天下言之則它如夫子之道諸侯之道皆非人人得行者如君子之道亦非民之所得行者斯五者則與此殊矣故以天下言之也鄭玄以爲百王通行之道此以不可得變革者言之固然矣後儒又因之而以五者槩聖人之道誤矣夫達道之言孔子爲魯哀公語之子思著中庸說乃引之孟子說堯舜之教亦加以義親別敘信爲五倫後世儒者依之以此爲五典者誤之甚者也親義別敘信豈皆以爲德乎又所謂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豈以爲德乎以此爲五典者其誤可見也如達孝亦謂武王周公能推其孝達諸天下使天下之人伸其孝心故上文有父爲士子

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達字之義可以見已後世不知之亦以天下皆稱其孝解之嗚呼天下皆稱其孝何必武王周公已哉

術者謂由此以行自然不覺其至也如不知不識順帝之則民可使由之此之謂也曰獲於上有道曰交明友有道曰生財有大道皆謂術也蓋先王之道皆術也是亦特以其別言之也周禮以三物爲道師氏職曰養國子弟以道又謂之道術孔子曰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鄉飲酒義曰古之學道術者將以得身也可見已又如詩書禮樂爲四術亦謂由此以學自然不覺其成德也書曰念始終典子學厥德修罔學此之謂也詩則諷詠書則誦讀禮則節文度數樂則歌舞合音其爲教各別而大非後世專以狡策爲教者比後世乃專以讀書講理爲學故其於四者亦皆以讀書之法求之所以不得先王教法之妙也及於後世詐術盛興而後道學先生皆諱術字如荀子有大道術漢書嚴震光不學無術其時近古猶未諱術字者可見已如曰要道亦要術耳皆指禮樂言之

禮樂十二則

禮樂皆道之名也先王奉天之道以制作之盡人道者也其義樂記盡之矣荀子曰禮者人道之極也此之謂也夫禮之於樂也猶陰陽男女不可偏廢者也而其大者在經緯天地以御萬邦故道之大統禮樂盡焉書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土樹石王君公弔以大夫師長周官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孔子曰御天下者正六官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又曰言而可履禮也行而可樂樂也聖人力斯二者以恭己南面而立荀子釋之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勤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惣土而議則天子所以恭己而止矣此百生之所同禮之大分也是荀子雖生乎季周其論禮也以經緯天地言而可履行而可樂者言是所以存古訓也故樂也者歡之至也禮也者敬之至也記曰樂者由天作禮以地制故明於天地然後能作禮樂故作者之謂聖是聖人之制禮作樂也則天之明因地之利制之義以訓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故民言而履之行而樂之夏書曰天秩有禮五礼五庸哉周官曰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

以諧萬民以致百物此之謂也蓋聖人之教莫大焉
故謂之先王之道也孔子曰禮度者所以御民之嗜
欲而明好惡以順天之道也又曰禮者先王所以義
天之道以治人之情者也此謂聖人之制禮奉養天
道以為人之道者也是故學先王之道則所以順天
之道也先王聖人之道備具於四術也故孔子之施
教也始于詩書而終于禮樂雜記不與焉自秦漢以
來儒者生於郡縣之地長於律令之治而不知聖人
禮樂之化封建之治而泥五禮六樂之言而止以吉
凶軍賓嘉為盡乎禮殊不知五禮六樂乃大司徒所
教之目非盡乎禮者也五禮則威儀進退已故有其
書是直錄揖讓升降器數之詳已六樂則歌舞八音
已故有其書也唯詩與譜已夫鋪筵席陳尊俎列籩
豆以為升降進退酌獻酬酢禮之末節也此有司之
任也行綴兆執羽籥作鐘鼓以為黃鐘大呂弦歌干
揚樂之末節也此伶工之任也知其義而敬行之天
子之所以治天下也其義者詩書盡矣仲尼之道並
稱詩書禮樂職是之由夫聖人經緯天地者周官備
矣揖讓升降進退周還者儀禮盡矣聖人所以制作
斯二者之義詩書盡矣故古以詩書為義之府以經

禮三百為周禮以威儀三千為儀禮職是之由鄭玄
註禮器曰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
十章昭註藝文志曰周禮三百六十官也三百舉成
數也顏師古曰威儀三千乃謂冠婚吉凶蓋儀禮是
也蓋斯古來相傳之說也已朱子曰周官一書固為
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本經而後禮記
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嗚呼知言哉

唐虞稽古建官分職以後四海會同六府修而成賦中
邦而后正德利用厚生之道備矣三代明王緒厥緒
以綏兆民夫周人教民也以鄉三物其別六十有八
生民之紀在焉教化之道盡矣六藝是居其一而書
數為庶人在官者府史胥徒專務御示士所職射
雖通乎諸侯其所謂射以禮樂行之非若民射牛皮
者比焉唯禮樂乃藝之大者君子所務也而樂掌於
伶官君子以養德耳至於禮則君子以此為顯業是
以孔子少以知禮見稱之周問禮於老聃之郊之杞
之宋唯禮之求子夏所記曾子所問七十子皆斷々
於禮見家語戴記三代君子之務禮可以見已
古聖人之教民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禮樂所以
制天下之為君子者之心也教以刑政所以防天下

之爲小人者之欲也夫然後君子以成德小人以爲俗書曰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孔子曰君子以禮御其心此之謂也蓋堯王知言語之不足以安民也故作禮樂以教之知政刑之不足以安民故作禮樂以化之禮之爲體也蟠於天地極于細微物爲之則曲爲之制而道莫不在焉故謂之要道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樂此之謂也君子學禮之方習以熟之讀詩書默而識之至於默而識之則莫有所不知焉豈言語所能及哉由之則化至於化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豈有不善哉是豈政刑所能及哉夫人言則喻不言則不喻禮樂不言何以勝於言語之教人也化故也習以熟之雖未喻乎其心志身體既潛與之化終不喻乎且言而喻人以其心志止是矣不復思其餘也是其害在使人不思已禮樂不言不思則不喻其或雖思不喻也亦未如之何矣則旁學它禮學之博彼是之所切磨自然有以喻焉學之既博故其所喻莫有所遺已且言之所喻雖詳說之亦唯一端耳禮物也衆義所苞塞焉韓非子曰禮者群義之文章也豈不然乎故雖有巧言亦不能以盡其義者也是其益在默而識之矣先王

之教是其所以爲至善也是禮樂之教雖在默而識
之然人之知有至焉有不至焉故孔子有時乎舉一
偶以語其義義者先王所以制禮之義詩書所載論
語家語戴記所傳皆是已祇人之知有至焉有不至
焉故七十子之信先王者不及孔子信先王也其人
之信七十子者亦不及七十子之信孔子也故其欲
喻人之急論說其義之弗已日以蔓行以至於戰國
之時義遂離乎禮而孤行不復就禮言其義觀孟子
書可見已自此其後去古益遠國爲郡縣治爲法律
而義理之說益盛豈然以亂天下先王孔子之教蕩

乎尺焉悲哉

古聖帝明王之教人也。以詩書禮樂。仲尼所以陶鑄東
脩之徒。亦唯斯已矣。將軍文子之讚孔子。子思之訓
子上。亦謂孔子施教也。始于詩書。終于禮樂。故雖列
子之徒。稱孔子。必以詩書禮樂。職是之由。孔子亦自
以爲詩之不諫。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則其過也。何
則。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也。故荀子曰。學惡乎始。
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此雖戰國之
季。猶有孔門遺風存矣。雖然。不謂習禮樂。而曰讀禮。
此非孔氏舊也。禮樂之教廢。故也。雖然。至於今世。學

先王孔子之道亦匪誦詩書讀三禮矣以學之之爲
莊子以仁義爲性其言曰仁義人之性乎曰人不仁則
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此以仁義爲性
者自莊子始故以復其性爲至以不能復其初爲蔽
蒙之民也孟子祖述之以仁義禮智爲性故又有性
善盡性養性之言也董仲舒又祖述之以仁義禮智
信爲性淮南子則申之以復性復初之說李翱又申
之有復性書宋儒張皇之以人性爲明德而以復性
復初克性爲學問極切作聖大教也豈聖人之道哉
夫仁智德也故皆有蔽焉禮義道也故皆無蔽焉此

二者先王所制也故君子學禮義而后仁智生焉豈
以仁義禮智並稱乎先王率人有恒性以立道與德
之名故孟子有根於性之言其於四端之說其實孝
悌而已矣故曰仁之實親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
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是四端之實不過孝悌可
見也蓋孟子一篇大意唯說孝悌耳故曰堯舜之道
孝弟而已矣性善盡性養性之言唯斯已矣是孟與
莊所以異也後儒不知之徒論其端而不及其實論
其性而不及孝弟此所以悖孟子之意甚者也蓋孟

子祗其欲喻人之急好辨之至與外人爭口不擇言
取諸莊以言之於是乎有性善盡性養性之說而致
其旨遂晦使後死者迷也學者其思諸

程子解禮樂專以序和為言此因樂記也雖然樂記所
論皆贊禮樂之辭也故以天地言之或曰序和或曰
禮節或曰異同或以理情言之其說不一序和豈盡
禮樂之義乎取一而百廢所以悖古訓也書曰天秩
有禮程子以為禮自然有之故以禮樂為粗迹以天
理為精微故以序和言之豈不老莊之遺乎假令其
言之是乎先王之不以序和為教而作禮樂是其智

不及程子乎不爾亦喜故難人也且序豈足盡禮而
和盡樂乎可謂鹵莽已蓋古有以禮樂為末節以其
義為至矣者也記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
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
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又曰明其義者
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
為臣不全又曰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則使
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此
以禮節為末節以其義為至者也宋儒不知理之與
義遂以禮樂為祖迹以天理為精微者也仁齋先生

亦不知之則以禮之理言之其言曰於禮之理甚多
曲折非學明識達者不能識焉若禮之難知不在於
節文度數繁縟難知而專在於斟酌損益時指之宜
是不知理與義之別之言也豈不誤乎哉學者知義
之與理之別而后先王之道可得而言也君子何學
理之為

朱子釋禮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是贊禮則可其
意亦非不識禮為先王之禮然既以為性則難乎其
言故以天理彌縫之而謂禮雖存彼乎其理具于我
則禮廢乎可以為性云爾亦莊子以仁義為性故禮

亦為性所謂節文二者之意也佛氏事理無礙之說
耳此皆不善讀孟子之失也試觀孟子既曰恭敬之
心禮也而又曰辭讓之心禮之端也則知其心急於
說孝弟爭內外不復釋言任口言之故或以恭敬或
以辭讓初無定說焉夫恭敬辭讓之不足以盡禮雖
孟子豈不知之乎祇以節文孝弟之心言之而不及
禮之義則亦謂先王率人性以立道而不直以為性
者豈不章章子哉

仁齋先生以仁義禮智為德亦爭性與德之名耳其實
亦不出宋儒之見也故其釋禮曰尊卑上下等威分

明不少踰越其會先王之禮而為是言豈勝宋儒而
上之乎且其言但以在外者言之而不與孟子恭敬
辭讓之心相應亦自與其以為德者相齟齬況足以
盡先王之禮乎嗚呼先王之思深遠也在子載之上
而既知言語之教不足以及乎道家至而見之是故制
作禮樂以教之天下記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
之謂也後之學者猶且舍其教唯言語算務夫舍其
禮而不使學而欲以己之言足夫先王之禮多見其
不量已辟諸舍彼規矩準繩而不用曰汝苟用吾
言則雖舍規矩準繩亦足以為方圓曲直焉豈不妄

哉孟子亦謂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後儒蓋思諸

書曰天秩有禮是堯舜之制禮奉若天道以行之所以
神其教也如三代天子出一政興一事亦皆祀祖宗
配之天而以天與祖宗之命出之以上筮行之古之
道為爾詩書所載唯斯已矣故謂之義府者豈不宜
哉是以君子學之則知先王之所以制作禮樂之義
也故傳以禮為祝史之事以義為君子之業者職是
之由後儒不知其意又不知理之與義之別而以為
天者自然也謂自然有是禮也是其天理節文所本

自殊不知以天爲自然者老莊之意而古所無焉詩
書所載可見已若果使禮自然有之則如三代殊其
禮其謂之何哉故其究不得不以天理爲精微以禮
爲粗迹則謂苟得其精微則若其粗迹左之亦可右
之亦可也此則不知義之與理之別之言也仁齋先
生亦不知之乃曰知禮者不在名物度數之詳而在
知禮之理而損益之是亦不知義之與理之別之言
也何則孔子曰禮者義之實也君子誠知義則禮雖
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故左之可右之亦可故君
子之尊其義爲是故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

之右之君子有之是謂君子能以義屈伸變應也古
未嘗有以天理禮理爲精微以禮樂爲粗迹者也若
以禮爲粗迹何曰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先王制禮
不敢不至焉亦何守其粗迹若茲其嚴也故其定亦
不得不外三代之禮而別立一定不易之禮矣故程
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殊不知夫周公右
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追念之錫之重祭外祭
則郊社是也內祭大嘗禘是也至於幽厲周道大壞
魯亦失其禮故孔子哀之曰夫魯之郊及禘皆非禮
也周公其已衰矣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天子

之事守也天子以祭天地祀宗二王之後周公攝政
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此匪謂成王之錫伯禽
之受非也仲尼所哀者謂傷幽國也僭君也智君也
亂國也君臣共國也天子壞法亂紀也君臣爲讒也
疵國也八之非禮已故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
觀之矣此之謂也且周之始郊也其月以日至至於
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
無冬至大郊之事此降殺於天子此魯自全不與天子
同其禮也明堂位祭義所論可見已豈謂成王之錫
伯禽之受非乎夫周禮者周公所立成王伯禽親受

之周公而既爲非禮則程子所謂禮豈非外周禮而
別有之乎嗚呼外先王之禮而別立已所謂禮其僭
妄亂道之極可以見已

周禮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孔子曰夫禮所以
制中也書曰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
制心垂裕後昆荀子曰易謂中禮義是也蓋先王之立
禮義以爲民極中也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
而及之故謂之中焉職是之由非使人求無過不及
之理以爲禮也書曰設中于乃心式敷民德永有一
心又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是所謂中者聖人所獨

知而非衆人所及故立禮義以爲民極俾民皆行之
無適不及之行也是民之所以得其中也夫聖人之
制禮樂也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盡貴賤尊
卑之序明大小多少之分以立之記曰禮也者理之
不可易者也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荀子曰義者
循理故君子學之小人由之則中在其中矣何求其
理之爲後也性理之學盛而唯理是視不知就禮義
以求其中徒取中其臆而謂是可以合禮義焉如周
子以中立易禮智是也夫人間北看成南東家之西
西家爲東恣以其意言是而中於是乎終極於是乎

壞豈不悲乎且聖人之立禮義也慮世之日趨文也
故其以爲中者豈必知無適不及之理之謂乎其爲
使賢者俯而就之使不肖者企而及之也學者其思
諸

克己復禮曰克己服義皆古語也左氏傳家語以爲出
乎古史孔子復稱之也蓋其本出仲虺之誥也皆謂
以禮義制事制心以修己身也家語曰克己復禮爲
仁斯謂人君視聽言動奉禮以制己私情勝之以修
其身以安百姓則爲仁也聖人之道無它制己以禮
義治人亦以禮義已矣斯右尹子革以祈昭之詩諫

楚靈王靈王弗能勝其情以及於難孔子讀其志曰
古者有志克已復禮為仁信善哉王肅註之曰克勝
也能勝已私情復之於禮則為仁也可謂得古訓也
此訓克為勝亦制之意已夫以禮義制事制心此所
以勝其情也聖人建中教之君子所學唯斯已矣馬
融訓之為約身者亦同意謂以禮義檢束其身也皆
修之義已尤傳亦載子革之言此諸家語家語為優
焉凡禮者先王安民之道也朱子外先王之禮以天
理之節文為禮仁齋先生亦取諸其臆皆可謂非禮
已夫仲尼曰聖人之制禮也秉天之道以治人之情

者也蓋後世天子奉之一日治其情以為其政則天
下莫弗歸厥仁也一日之效既若茲矧曰終身奉行
之乎何則靈王聞子革之諫而饋不食寢不寐數日
不能勝其情而築章華之臺而使國人困窮於是乎
國人潰畔遂死焉如靈王一日以禮制其情而止汰
侈不築章華之臺以治其國一國之民歸其仁可知
也靈王若能如是豈期辱於乾谿此為仁由已而由
人乎哉故為仁謂行仁也仲尼曰人君先立仁於已
然後大夫忠士信民敦而樸此之謂也此非謂克已
復禮即仁也乃所以行仁也故家語曰克已復禮為

仁也其義可見也論語由已由人乎哉觀由字則克已復禮所以行仁而非仁審矣復禮之外更無復克已者章章乎明哉宋儒抗以為二可謂誤已凡天子曰天下諸侯曰邦大夫曰家禮也蓋顏子才大故以行于天下言之故曰天下歸其仁也嗚呼雖千歲之下人君視聽言動奉先王之禮以克己以修其身以為其治天下雖博太子靡弗歸厥仁者仲尼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孔子之所以誨顏子者豈不大哉故曰天下歸其仁也

辨名補義卷第一終

辨名補義第卷二

篇目

道部之二

義十六則

刑政一則

六典法則常彛一則

文曾九則

辨名補義卷第二篇目終

辨名補義卷第二

日本

武藏

物部茂卿著

肥後

齋藤高壽補

道部之二

義十六則

義亦先王之所立道之名也義者宜也夫先王之制禮物各得其宜其名之曰義也所謂極是也斯則聖人之所傳而詩書之所載者也故貴賤學之各所以得其中者也譬猶制度量也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

時知尋積尋知引推之以知邦國都鄙之數也夫積
矩黍知龠合龠知合積合知升積升知斗積斗知斛
推之以制律正衡也此皆不遠之則也雖然指有長
短黍稷有肥瘠豈一乎哉故聖人取之宜立之中以制
律度量衡以同天下之律呂長短多少輕重也後王
雖損益之要在使民一之也夫無體之禮敬也無服
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雖然人有賢否情有厚薄
豈一乎哉於是乎聖人制之宜立之中謂之禮樂禮
者所以文敬也喪者所以文哀也樂者所以文歡也
聖人教之使天下賢不肖者同其中於是乎賢者

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所以協其中也此後王雖
損益之要

在使民安之也故曰禮者義之實也悛諸義而悛則
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焉故禮之所尊尊其義
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夫聖人
之所以制作禮樂者為綏兆民也故曰仁者義之本
義者道之分仁之節也千差萬別各有所宜故曰義
者宜也先王既以其千差萬別者制以為禮君子傳
其所以制之意是所謂禮之義也詩書論語家語戴
記所載唯斯已矣故義者聖人所作詩書所載孔子

所述七十子所傳者也義豈非先王之義子故孟子以
義爲人路豈不然乎君子學之則禮雖古未之有可
以其義起也詩書禮樂成列德義立乎其中矣故君
子之道唯詩書禮樂而已矣傳曰詩書義之府也禮
樂德之則也故禮義相須未有離禮孤行者也故曰
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之二者開國之君大祖所建
臣人所奉兼而行也故奉斯二者而後足以爲君子
矣故曰克己復禮曰克己復義此君子之道者唯禮
義已禮制心義以制事禮以守常義以應變舉斯
二者而先王之道庶乎足盡之矣故古論道也禮義對

言爲是故也未嘗有敬理對言者也人多知禮爲先
王之禮而不知義亦爲先王之義此則道之所以不
明也如洪範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家語曰子貢與
原憲言先王之義韓非子曰子貢曰先王之義勝故
肥也孔叢子子夏曰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二王之義
此皆以義稱先王之義者也後世理學行而失名義
於是乎義離禮而孤行不屬之於先王而取諸胸臆
謂之義而先王之道荒四書居敬窮理學行而後
禮義之名亂矣學者宜思諸

韓退之曰行而宜之之謂義朱子曰天理之所宜又曰

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夫聖人之制禮義也誠行而宜之心之制事之宜也故贊先王之義則可若匪贊之不可何者學者學先王之禮義則以此可制其心行其宜也故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其義可見也苟不學先王禮義何以制其心得其宜乎故取諸其臆言之者皆不知義為先王之義者也後世乃取諸臆以為義也豈非義之義所由生也朱子本於孟子義內之說然孟子所謂義者本於莊子以仁義為性之言謂人皆有孝弟之性也故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曰義人之正路也曰義路也曰義人路也是謂尊長

長之義有於性已故曰之內也乃曰未有義而後其君者又曰義之於君臣又曰義之實從兄是也其義可見也孟子雖千萬語仁義其實不過孝弟也後世舍孝弟而論仁義於是乎大悖孟軻之意者也故孟子所謂義者匪禮之義也

以弟之在於性言之故謂之內已夫聖人相上帝以制作禮樂以綏兆民君子猶傳其所以制之音其所謂禮之義也夫先王雖稽諸古以制禮義誠亦取諸其心有之斯則所以為聖人也然先王之意本為相上帝以安民故也且其聰明睿智之德通天地之道盡人物之性窮萬事

之終始極庶品之自然立以為義以綏兆民故所立
以為義者千差萬別各合其理之所宜是所謂義者
循理而理之不可易者也是豈人人所能哉故後之
君子學其教則義在其中矣古今儒者不知義以相
上帝安兆民為本徒據宋儒之說取諸其臆以為義
是後世之說雖若可觀而非聖人之所傳其所以益
於先王之道者為是故也

又如以裁割決斷為義此先王制禮作樂君子傳其所
以制之者而應言裁割決斷之於是乎有裁割決斷
為義之言是贊義之德之言也君子執先王之義而

以此裁割決斷已故荀子曰義者內節於人情而外
節於萬物者也此亦贊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之義之
言已苟不知先王之義何以裁割決斷之乎猶空手
裁物安能之乎孟子曰羞惡之意義之端也又曰人
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而義不可勝用也是裁
割決斷之說所本也夫人皆有羞惡之意是故匹夫
匹婦自經於溝瀆以死是豈為義哉且人人之所不
為者豈皆得合於先王之義乎孟子而以此為義亦
妄已故知孟子之意必不爾也是於尊尊長長之上
言之其實之義可見已人有恒言曰是某詩之義也

是某字之義曰詩書義之府也是豈有裁割制之
意哉此以自聖人相傳者命為義也朱子亦曰儀法
度数則儀禮乃本經而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
耳斯朱子亦以自古傳者為義已豈裁割制之意
哉如詩有六義亦豈裁割制之意哉斯謂用詩之
道自聖人之時相傳者有斯差別已蓋唐虞君臣猶
不取諸其臆而稽諸古為之而況於後世乎故三代君
臣行一事出一謀而必稽諸古援先王之禮典義以
斷之是以古人有所論說必引詩書者以斯道也斯
則所以則古昔奉古訓也周書曰唐虞稽古尚書

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仲尼好古而敏以求之為是故
也孔子戒子路曰今汝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
子之意不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乎斯君子非學則不
能知其義非可以見也朱子曰若於理而實有所見
則於人言之是非不翅白黑之易辨固不待訊其友
之賢否而為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但出於
一己私見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為群言之析衷也
此朱子以臆之所裁為非而欲析衷諸理此混理
之與義之名而不知義之為先王之義之失也
仁齋先生以義為德其言曰為其所當為而不為其所

不當為之謂義是據孟子之言為是解然其所謂所
當為所不當為者吾不知自取諸其臆與將取諸先
王之義歟若自取諸其臆則亦朱子之意而易其辭
者已若取諸先王之義則豈可以為德乎其謬可見
已嗚呼先王之制義誠亦無所稽而獨取諸其心其
所以為聖人也雖然書曰唐虞稽古則雖堯舜氏不
獨取諸其臆可見已後之君子學成其德者其或一
二取諸其心者亦何無之然是又非人人所能矣無
規矩故也故君子所學義之府德之則也朱子祖述
荀子曰惟聖盡倫惟王盡性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

之本當以盡者為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為準此朱子
不欲由聖王所立以盡其倫性而欲自盡之故後之
教人者乃舍先王之義而自取其臆豈不謬乎是無
它不知孟子之言皆為勸孝弟言而必欲援其言
以為解故也譬諸醫以藥治病病愈後猶服其藥弗
已或心之甚者也

又人多以義理並言如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是
也其又不知義者之言也假如日行可百里而不可
二百里是理也必求其二百里是非理也一日而百
里一日而二百里是謂之合理而已矣未得謂之合

義焉猶之行百里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
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也見星而行者唯罪
人此奔父母之喪者且所謂禮也夫父母之邦遲也
吾行豈窮日之力哉且所謂義也故理雖不學可知
而若禮與義雖君子不學則不能知之故東夷之子
之義倉梧媯之讓孔子以為非之故人之不為非理
之事未定以為君子唯不為非禮與非義然後可以
為君子也故以義理並言者不知義者之言也孟子
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大人者言不必信
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謂不取言行於其臆而取諸

先王之義以行之也義豈不學而能之乎故不謂理
所在而曰義所在可以見理與義之別也故曰義理
並言者不知義者之言也故曰失其義陳其教祝良
之事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明
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此君子所尚者義也故
曰精義好義思義喻義行義而未嘗言精理好理思
理喻理行理者也故義理並言者不知古之道之言
也學者思諸

又如老子所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
失義而後禮是雖譏聖人之道乎亦可見古人以古

言之其意以仁義禮為先王所造為非自然之道故
有是言也告子義外之說亦然若使告子果不知義
則孟子必辯之觀於孟子不爾而但辯其內外則知
告子之言不謬也是老子告子孟子皆以先王之義
為義者也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孔子曰君子之
於天下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是君子之道執先
王之禮義以制事制心而已矣豈有取一己之私見
哉

古者未有以義為德之名者唯書九德典周禮六德有
之書曰彊而義是謂遵先王之義則成彊德也故孔
安國以合義解之是也周禮所言者以司寇之所造
言之典命司儀之職掌五義九義之命以別貴賤明
尊卑司寇明于五刑以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
而及之於是乎周禮以義為司寇之德孔子曰司寇
之官以成義又曰殺上者生於不義義所以別貴賤
明尊卑也曹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
長朝覲之禮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雖有殺
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又曰刑罰暴亂女邪不勝曰
不義不義則飭司寇是也故易曰禁暴民為非曰義蓋
謂司寇之職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正貴賤之別明尊

身之序使民悅于中則得義德也故周禮孔子之所
謂義者得中道之義也周禮曰以刑教中則民不疏
此之謂也此司寇之官所以成義德可見也其它莫
有以義為德也如曰義士也義人也皆以其所為合
乎義遂贊其人之德也皆以一事言之其實非以義
為德之名也

如曰君臣有義也曰君臣之義如之何是禮之名也以
別貴賤明尊卑言之如五義九義之命是也故曰以
義辨等則民不越孔子曰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
故舜典以公侯伯子男為五禮孔安國以吉凶軍賓

嘉為五禮者誤也以五禮五玉並言則其誤可見也
臯陶謨亦以公侯伯子男為五禮武成謂之爵此雖
異其名其義則一也表記曰子言之君子所謂義者貴
賤皆有事於天下斯謂天子躬親采芻豢以事上
帝則諸侯駮奔走以執豆籩以輔事於天子也如記
曰明上下之義春秋傳曰朝以正班爵之義孔子曰
朝覲之禮者所以明義者皆謂司義與命之職明
公侯伯子男及卿大夫士之序也如曰聽五刑之訟
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此謂使刑不上
於大夫禮不降於庶人之義也孟子曰未有義而後

其君者也又曰義之於君臣皆以別貴賤序尊卑為
義也斯與詩書義之府等異焉

如教子以義方此謂教尊上而敬長之方也論語曰君
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又曰行義以達其道謂仕以行
先王之義也論語見利思義又曰君子喻於義小人
喻於利是民以營生為務故以財利為心者民之業
為爾孔子曰廉而不剝義也君子者奉以刑教中之
義而養廉而不剝於財利為德君子學先王之道仕
以共天職故以義為其道也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
為非亦略舉仕者所務官守之事言之詳別之則理

財者冢宰司空之事正辭者司徒宗伯之事禁民為
非者司馬司寇之事也要之皆七十子論說之言已
古以詩書為義之府書者帝王大訓萬世奉以為道而
其片言隻辭足援以斷事故謂之義之府者不亦然
乎如詩之雅頌二南則多賢哲所作故雖片言隻辭
足以斷事為道矣為義之府者不亦宜哉至於變風
變雅則先王之遺民列國之史氏所作也其詩思而
不戴怨而不言有先王之澤而止乎禮義者也故大
史錄之前孔子刪之後以列四教之數斯亦有知先
王所以制作禮樂之義也故君子先之以為之義之

府者不亦宜哉夫古之詩猶今之詩也詩者志之所之也精動乎中而發形於言者也蓋先王之道緣人情以設之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君子苟不知人情安能通行天下莫有所窒碍乎學者能知人情而後詩之義始明矣詩之義明然後書義神明變化詩書之義彰々然後知先王之所以制作禮樂之義知所以制作禮樂之義而後治國其猶指諸掌而已此先王之教所以妙也豈淺智之所能知乎於是乎樂正之造士孔子之施教也始于詩書而終于禮樂而雜說不與焉此以詩書義之府

禮樂德之則之故也後儒以為勸善懲惡之設者不得其解之言也夫聖人之所以為勸善懲惡之設者亦卿其物也天官以道教百官地官以樂和其歡春官以禮勸其善夏官以政正其度秋官以刑懲其惡冬官以事富萬民此天地四時之官備而勸善懲惡之設立矣至於孔子之時文武之道墜于地大義玩孔子周遊天下則不得其位而不能為東周於世乎孔子作春秋以著其志矣其辭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此孔子所以為勸善懲惡之設者也古未嘗有謂以詩為勸善懲惡之設者

也其誤可見也

有曰德義之經者德以人言之義以道言之故古有斯言也如德之則義之府亦以德義對言如曰德義利之本也是孔子所謂義利之本也又曰義以生利利以平民同義也此謂君子學詩書禮樂以知其義既能知其義能成其德成其德則能利天下國家者也易曰以表利利天下此之謂也

有曰天之經地之義也贊禮之言也經者謂禮之大者能持衆義如經緯之經焉義者謂所以制禮各得其宜焉所以謂之天地者贊辭也

六經論語無仁義並稱者矣主行之故也夫先王之教一以禮義並言而不以仁義並言也何則仁在我焉德也非禮義之倫也故有敵也禮義在彼焉道也非仁之倫也故無敵也故仁義並言則比其非倫而遺字禮故聖人之道者不謂仁義而謂親親長長之教唯斯而已矣孔子之施教亦唯斯而已矣何則主行之故也夫聖人南面而治天下者自人道始故先教親親長長之禮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教下殺旁殺而親畢矣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此先王不易之教也

尚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於四海此之謂也孔子釋之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命教之以敬而民貴用命既孝子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行又曰民教親愛莫善於孝民教禮順莫善於弟此先王孔子之教不以仁義說諸人人而教之以親親長長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自親率親等而上之自義舉祖順而下之至于禰之政教故曰修道以仁義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以生也此孔子語仁義必以孝弟言之

也將軍文子稱孔子所以成文德者亦並言存牖典仁義其稱教之之術者亦以詩書禮樂崇如孟子以四端性善在于性在於心說諸人人乎哉然至於七十子論說道藝則有時乎以仁義並言也蓋孔子沒而後七十子之徒以著述其師說論說道藝為務其論說之弗已自見其趣愈益自喜以言之亦自不覺其流於玩先王之道也是勢之所必至道之汚隆繫焉於是乎以仁義並言遂至於命先王之道已然其初去聖人未遠故其言亦不盤於道也如禮運說卦是也禮運曰義者藝之文仁之節也收於藝講於仁

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具也
夫先王之道雖博矣要莫不歸於安民者是所謂仁
也然仁不可以言蓋焉故作三物以教之是所謂藝
也故大司徒所以教而成之者唯十義已矣故曰仁
者義之本也且先王之制作禮樂其教雖繁子要莫
不歸於安民故聖人之道仁其統也禮樂其藝也十
義其分也故曰藝之分仁之節也聖人之道集衆義
而禮立焉仁成焉故曰悅於藝講於仁如講者盡一
之講也要之其所論說者皆在禮也以仁義贊禮之
德已故記曰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可以見

已又說卦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斯亦魁員易之言已
此以春典陽比仁以秋典陰比義以贊易之德也夫
聖人馭天下法天地四時以建六卿而教智仁聖義
中和之德孔子釋之有宗伯之官成仁司寇之官成
義之言七十子之徒觀之以為春秋有陰陽仁義
之道遂謂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斯仁者贊春生
發之氣言之義者讚秋殺伐之氣言之故曰暴民
為非曰義可見也斯雖以仁義並言未嘗岐仁義
以二之此其所以不鑿於道也自洙泗之道散而大義乖

而後諸子各異端遂岐仁義以二之此所以鑿於孔
門之舊也如祭統表記鄉飲酒義樂記荀子皆然祭
統曰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表記曰所謂厚於仁者
尊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鄉飲
酒義曰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
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之溫厚之氣始
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
仁也樂記曰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又曰春作夏長
秋斂冬藏義也者子曰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為
惡與於者也此皆岐仁義而二之有以鑿乎孔門之

舊者也老子以仁義為道至於莊子以仁義為性故
以復性為學也孟子以測隱之心為仁羞惡之心為
義以失人為不仁以函人為仁是其意亦以救民為
仁誅亂賊為義如日月之代照也如刑賞之迭用也
然後道備而不偏焉其言井然若有條理焉粲然若
可聽焉而自不知其與先王孔子之道若馳也夫天
地有生殺之氣人有善惡之性故聖人奉天之道以制
作禮樂刑政以平民好惡之性而反人道之王於是
乎賞罰之道生焉天地四時之官設焉故聖人之所
以好善而賞之惡惡而刑之者亦仁而已矣故先王

之馭天下所以明九伐五刑之教者使民人悅其中
期于無刑唯斯已矣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刑政相
參此之謂也故聖人之道禮樂刑政四達而後王道
備矣王道備矣而仁政行矣豈岐仁義二之子諸子
岐仁義二之而後為一己之道其蔽豈不愚哉觀彼
後世君子若宋諸老先生者不知好善而賞之惡惡
而刑之亦仁也其誥學也務言修善而去惡擴天理
而道人欲而不知先王之教唯導其善而惡自消也
其詔治也務言賞君子而罰惡人而不知先王之道
唯在舉仁者而不仁者自遠也其論命也務備其長

短得失而不知先王之道唯在用其長而天下無棄
才也察其源亦未必不自孟子導之則毫釐千里之
差豈可忽乎雖然孟子則惡徒善徒法而曰率由舊
章其論放心舍路必以仁義其論存心亦以仁禮未
嘗論離仁義典禮而述其放心者也至於宋儒舍仁
義典禮以求其放心遂與佛氏同其揆愈益所以特
於先王孔子之教也

觀孟子諸家之意夫義者有所循理而秋官所教者見
其有所不為之意又推諸人心以見惡惡之心之為
義遂配諸仁以命道焉蓋其初以仁義贊身禮則物

尚存焉其平直以仁義命諸道則遂失其物學者徒以仁義之名求道故也夫孔子沒而後七十子之徒盛論說道藝之義為務也及其末流聖人之澤將斬儒者之道日卑紛然與百家爭衡論說方盛喜言其精微而義離禮而執行義不取詩書言之古訓漸廢耳於戰國之際唯咸輔頰舌是務不復道先王之法言自取諸其臆以求勝墨氏尚仁揚氏及刑名諸家無仁亦無義遂以仁義命諸聖人之道有以別之而不知遺乎禮自此之後仁義之道遂為千萬世儒者之常言亦不替諸古之失也觀孟子以仁為人心以

義為人路則以仁為德以義為路可見也何得兼夫二者以稱道乎其誤可知也

有敬義對言者斯亦論說之言耳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並而德不孤是也蓋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故曰禮者敬為大也君子奉以行之敬立矣故曰敬以直內也此謂以禮制其心以心導耳目則其心自直正也義者謂禁民為非也夫以刑禁民之非以教之中則民不能為非焉故曰義以方外也此謂以義制其事以度守其節則其身方正也此非離於教敬以理為義之謂也又論

說之言耳

有曰十義者是也禮運曰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此別五達道言之者是也此其五典異也此所謂藝之分仁之節也先王之制禮得其宜矣此所謂義也十者各得其義故曰義已故曰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又曰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夫人有貴賤禮有大小而異其分故十義示不學先王之道則不能成其德可見已故十義者藝

之分仁之節也此雖論說之言所以不失古訓也故君子之道言必則古昔稱先王匪先王之義不敢行匪先王之禮不敢履孔子曰克己服義又曰克己復禮聖人之道視聽言動必奉禮義行之何取諸其臆之有學者其思諸

刑政一則 此則原本無之

刑者謂大司寇所掌以三典五刑詰汝愚刑暴亂者也政者謂大司馬所掌以九瀆九伐正邦政平邦國者也鄭玄註周禮曰政所以正不正者也王制以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八者為政也皆謂平之者

也夫聖人之御天下以禮樂刑政禮樂刑政四達而
不悖則王道備矣後世聖人之道已而為儒者之任
於是乎唯論仁義心法而已孰知禮樂刑政之馭天
下之術乎夫聖人建大司徒以教萬民雖則云然人
有賢愚不肖性有萬民不同而不能無適不及之差
於是乎建司馬司寇以弼其教而使之悛其中周禮
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踣又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虞
帝之命于文祖繼契以皋陶於是乎正德之道肇立
焉夏書曰皋陶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弔
治刑期于無刑民悛于中時乃功懋哉此之謂也刑

政豈非聖人之大猷乎斯獨善家者流之所能知哉
周道衰微禮樂陵遲而後立霸興而不能用禮樂而
唯刑政之用故民欲免無耻自時厥後申韓刑名之
學起而後聖人之道既墜于地而刑政益繁於是乎
刑政離禮樂而孤行軍旅政刑之汰塞于宇宙天地
春官之職為世贅旒豈不傷乎哉夫民心所以不安
者人君道其心志微之所底也故君人者在精一禮
樂刑政之教以同導民心也夏書曰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惟精惟一此之謂也記曰禮以道其志樂以和
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弼其政禮樂刑政其揆一也

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又曰：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故聖人之道，有一止於此，則王道欽而所以人心危也。故聖人懋焉，如堯舜象刑，夏后政典成湯官刑，文王作四訓，穆王贖刑，其餘周禮司寇所掌之義，可見已。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此之謂也。聖人之所以憂患兆民，唯斯已矣。故大學之教，亦以夏楚二物糾之，雖則云然，匪先禮以教之，然後以刑折之，則黎民無所措手足，故聖人之道，民心也。必先禮樂，然後折之以刑。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孔子曰：禮樂不興，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之謂也。其折獄也，匪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則萬民無辜，顛天穢德，彰聞而惟腥，則上帝不蠲降之咎，而遇絕之無世在下，故聖人誕慎焉。長人者，其思諸。

六典灋則憲章常弊刑訓一則此則原

六典灋則柄統曲，皆常弊服舊章，古訓典刑皆道之名也。聖人制禮以治萬邦，於是乎有六典三典，其於治都鄙也，有八則，其於治官府也，有八灋，其於治羣臣也，有八柄，其於馭萬民也，有八統。此則聖人經緯天

地之道也。夏書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此之謂也。經傳或以典言之。虞書有二典，夏書有政典，又商書曰：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又曰：守爾典，以承天休。又曰：惟王不虞天性，不迪率典。淫戲用自絕。周書曰：汝亦罔不敬典，乃由裕民。又曰：勿替敬典，聽朕誥。又曰：后式典，集厥邦丕享。又曰：式敬爾典，獄以長我王國。又曰：爾克敬典，在位。又曰：其大惇典，殷獻民。又曰：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又曰：惟由先王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是也。此皆開國太祖聖人制禮後世王侯奉之以治其人民之舊章典常也。故或以典常舊章言之也。

如周書曰：率由舊章。番王室。又曰：其爾典常作之師。又曰：無作聰明，亂舊章。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易曰：既有典常者，非其人，道不虛行是也。或以常憲成憲言之。如夏書曰：臣人克有常憲。商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是也。或以常言之。周書曰：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是也。或以彝典彝訓言之。周書曰：罰蔽殷彝。又曰：聰聽祖考之彝訓。又曰：縱淫泆于非彝。又曰：淫用非彝。又曰：聽朕教，汝于棗民彝。又曰：迪彝教。又曰：率人于民，棗彝是也。彝倫者，箕子之所以誨。

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又曰爾惟敬明乃訓是也或以典禮言之如易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是也如五典九常者德之名也典此異焉如典常六典者道之名也故古曰法則必以八灋八則言之匪如後世徒言法則者此也嗚呼學有不學周禮何以知聖人經緯天地之典刑灋則乎後世多知其名而不知其教者有之不知之以論其道辟之如匪行邁謀豈以得于道乎學者其思諸

文質九則

文者道之名也五采雜謂之文書典示謂之文亦與白謂之章蓋聖人經緯天地以為民極猶織而為文故謂之文文者所以狀道而命之也蓋在天曰文在地曰理道之大原出於天古先聖王法天以制作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事鬼神諧萬民致百物其為狀也粲然身之謂文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豈不然乎論語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是直指道為文也書曰乃文乃武中庸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豈形容聖人之德而言其能法天也堯典曰欽明文思是道雖自古有之禮樂未立

堯之德聰明其思深遠將制作禮樂以籠綏四方故揚舜於側微以制作禮樂於是乎舜奉禹以敷之乎四海而后萬世永賴之故堯曰文思舜曰文明禹曰文命可以見其義也是堯舜以後所謂道皆謂之文也故文也者道之美稱也夫秩秩大猷聖人莫之聖人莫之而天下文其猶音若草木也道豈天地自然之謂乎

如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世儒見以為至周始文矣殊不知是論說之言就禮而論三代之所以殊已夏殷皆因堯舜之道制作禮樂故三代之道均謂之文矣而

其所以為文者乃有三者之異是其時風俗所尚自不同然尚其時夏以夏禮為文殷以殷禮為文周以周禮為文自後人比並三代之禮觀之乃有是言也豈容據是言而謂夏殷無文哉文思文明敷文德乃文乃武文命敷四海貴若草木之義可見已先儒又據是言以為文質如循環夏殷損唐虞之文為質者皆益非矣表記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可見忠質文本非一定之論

又如禮器曰有以文為貴者有以素為貴者是論說周公所以制禮之意而言周禮有此數者不同也

又如曰禮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是又論說所以制禮之意而就一禮言之本者禮所由起也文者修飾之以成禮者也韓非所謂文為質飾者是也夫聖人祀帝於郊祭祖於宗廟服喪變良眉者仁義忠信之至也故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致之也苟非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故曰忠信禮之本也且禮本段如射也其所由起在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是本也後來聖人以禮樂文之是文也射不主皮則聖人之意專在易自禮樂以成德而其失本意與否則有不暇問者焉如燕饗食之禮其始

亦唯在飲食之耳後來聖人以禮禁文之則酒清人渴而不飲食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其意非專為飲食也是所謂文也其餘冠昏喪祭之為禮皆有本有文唯聖人之意全在之而不在本焉後世儒者扭老莊之說貴精賤粗之見乃以本為體以文為用又不知古言直以本為質可謂謬矣

右對質言者如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又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皆以人言質者質行也謂孝弟忠信類文者謂學詩書禮樂其言辭威儀煥然也唯質西無文鄉人而已學而成德然後

為君子禮器曰其受和自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此謂忠信之人學禮然後文質彬彬也但其有曾行而
文不足者未免鄙野之謂文而無曾行者其學不
能成德唯記憶耳故以為史也如曰行有餘力則以
學文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為不如丘之好
學也皆言雖有曾行不學未免為鄉人焉如曰禮後
乎曰忠信所以進德皆言苟無曾行雖學文不能成
德焉此皆論說之言與前所引就禮而言文質者殊
也又如曰禮典其奢也寧儉以人行禮言之奢者務
備物而後用也儉者務節用也是非其所行之禮者

質文之殊矣均行此禮而務備物者為奢務節用者
為儉觀曰今也純儉則其義自明焉後世儒者不察
其辭義而在以文質為解所以失也太氏君子所以
為君子乃以文文即中也非取文質之中也是聖人
立教本意為爾學者察諸

有對禮言者如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是也文指詩
書禮樂言是然詩書禮樂在外苟欲成德於也則在
以禮守之是禮乃文中一物其言若不倫然古言為
爾如禮其其奢也寧儉喪其其易也寧戚亦喪其喪
禮亦吉凶軍賓嘉之一而禮與喪對說可以見已

有對武言者武謂戡亂而禮樂之治在平日故對言之
非若後世岐文武二之者比如乃武乃文可見已
如論語夫子之文章及堯煥乎其有文章郁乎文哉
皆指禮樂言之言聖人之功業也
質者不對文言之者如曰質直好義亦謂其為人慤已

元業寫元彰校

